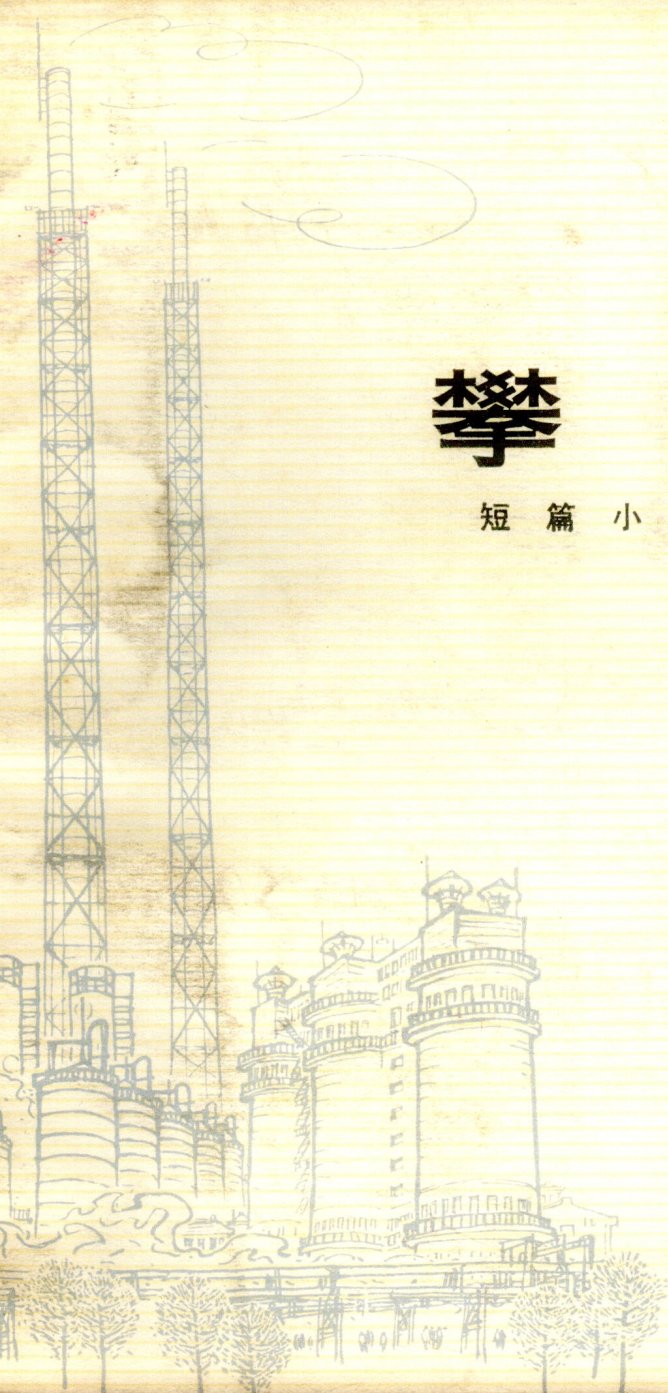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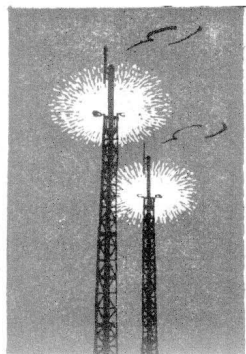


攀 高

短 篇 小 说 集





攀高

短篇小说集

吉林化学工业公司
业余文艺创作组编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吉林化学工业公司业余文艺创作组创作的短篇小说集。反映了化工工人自力更生，走自己工业发展道路的英雄气概，塑造了一批自觉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工人阶级形象。有的描绘了大胆创造，攻破技术难关的工人师傅形象；有的描绘了朝气蓬勃，奋发上进的青年女工形象，有的描绘了工人阶级对知识分子的团结教育。作品形象生动，语言通俗。

攀 高

短篇小说集

吉林化学工业公司业余文艺创作组编

*

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

长春新华印刷厂印刷

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

*

1973年4月第1版 1973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0,000册

书号：10091·594 定价：0.35元

目 次

虎口拔牙.....	电石厂 姜 民 (1)
关键问题.....	机械厂 华文 (12)
百折不弯.....	化肥厂 薛 飞 (23)
攀 高.....	建功、立新 (35)
严 师 傅.....	化肥厂 陈福利 (46)
源 泉.....	岩石、景贵 (54)
割 瘤.....	机械厂 孙利华 (67)
铁 花.....	化肥厂 麻贵云 (79)
女机修工.....	昌盛、刘非 (91)
并肩前进.....	染料厂 胡鹤年 (100)
点滴成海.....	化肥厂 耳 东 (112)

虎口拔牙

电石厂 姜 民

“轰！轰！轰！”烈性炸药在一级防爆的电石炉里爆炸开来。随着沉雷般的巨响，烟尘火光冲出炉口，顽固的矽铁砣子七裂八瓣，娇贵的炉壁盘管却完好无损。检修现场上的人们蜂拥而上，尽情地欢呼：“成功了！成功了！炉膛放炮成功了！”

从前，一贯被认为凶猛暴烈的“铁老虎”——电石炉，今天在英雄的电石工人面前，被乖乖地驯服了，一举拔掉了那一根根阻碍生产的“铁牙齿”。这真是电石生产中一项重大的创新。

要问“虎口拔牙”的来由，话得从于江复员那天谈起。

上

一九七一年的冬天，窗外冰封雪锁，室内洪流激荡。我们厂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高潮，象奔腾不息的松花江水，一浪高过一浪。我坐在值班室，心里象塞块蜜糖，喜孜孜，乐

洋洋的。

“报告，复员新兵前来报到。”

我闻声抬头望去，进来的是一个身穿绿军装，虎势健壮的青年人。斜背的挎包上，“为人民服务”几个红字分外耀眼，一副生动的面孔，洋溢着青春的活力，挺挺胸脯，正正军帽，故意冲我抿嘴笑。

我一下子认出来了，

“这不是于江吗？那股风吹来的！”

“东风呗！”他跨前两步，把脖一扬，显得格外神气。

“能呆多久？”我亲切地紧握着他的手。

“不走啦！”他把挎包往桌上一放，随后把一份调转工作介绍信摊在我的面前：“请值班长分配工作吧！”

看他那兴致勃勃的劲头，我心里一热：还是当年那火药脾气，一点没改。

“电石炉大修什么时候开始呀？”他向我提出了最关切的问题。我告诉他说：“最近就开始，这回又叫你赶上了。”我们边走边唠，向电石炉旁走去。

“来的早不如来的巧嘛！你忘了，咱们刚入厂，参加电石炉检修那咱……”

提起那咱，还真有一段动人的故事哩！于江当时是青年突击队的队长，有一股子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冲劲。在电石炉检修动员会上，听尚工程师讲，清炉检修要二十多天，打心眼儿往外的不服气，把大锤往起一提：“为啥用这么长的时间？一台电石炉停产，多少车间断炊，多少用户焦急呀！难道我们就不能加快点？”说着，摸了摸锤柄，使劲往手心里吐一口唾沫，

朝身后一排棒小伙子一挥手：“跟我来，砸！”

话音未落，一跃跳进炉膛，晃开膀子，叮叮当当地干起来。

三十下，五十下，一百下过去了，一个个钢钎打秃了，可是坚硬的矽铁块只裂开一道小口。

休息的时候，于江把大锤一扔，气得两眼直冒金星，抹了一把汗，对正在翻阅资料的尚工程师问：“这样干法简直是老牛拉破车，太慢了，咱能不能想点新主意？”

“新主意！”尚工程师惊异地摇摇头，“不行啊！”他把手里那本《电石炉检修规程》捧在我们面前，加重语气道：“只能这样干。”

于江接过来，翻了翻，不甘心地又问：“难道我们不能闯出一条新道？”

“新道？谈何容易！”尚工程师把手中的资料收起来，从内衣口袋的皮夹里，掏出一本精制的小红本，举到于江面前，指着上边的照片道：

“目前许多国家都在探索电石清炉的新方法，结果都在一级防爆设备面前束手无策。你看，这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个电石车间造成火灾的真实照片；这是另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联合化工企业，由于电石炉内乙炔气没有排净，引起爆炸的惨景……。”讲到这，他叹口气，摇摇头，接着又说：“拿我来说吧，致力于电石生产的研究工作，已经多年，以前也做过类似实验，想在这方面做点贡献，结果‘虎口拔牙’不成，倒咬我一身伤呀！”

“尚工程师，咱不能一回被蛇咬，十年怕井绳啊！”于江

热情地说道。

“不是怕井绳，是‘虎口’不留情呀！清炉是一门科学，易燃易爆，不能另搞一套。”尚工程师说完，正了正眼镜，拔腿走了。

这时，正在一旁参加清炉劳动的孙书记，听见他们的争论，觉得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，就放下手里的工具，有意地向这边走来。

孙书记已是年近四十的人了。一副和蔼的面孔，总是堆满笑纹，显得那样淳朴、可亲。大伙都亲切地称他“贴心书记”。他坐在于江的身边，打量一番打秃的钎头，摸摸打得滚热的锤头，瞧瞧小伙子震裂的虎口，双眉微微抖动一下：“怎么样？突击队长，这回遇到硬仗了吧？”

于江坐在那，手里端着一碗水，正在琢磨着新的清炉方法，听孙书记问话，水碗猛地抖动一下，水恰好洒在脚下一块电石残渣上，冒出团团白汽，发出“吱啦吱啦”的声响，随后变得酥软了。于江象从中发现了什么秘密，两眼露出喜悦的神色，站起来说：“硬仗咱不怕，常言道：‘困难象石头，我们是镢头，镢头砸石头，困难就低头。’可是这玩艺儿又硬又热又粘糊，光挨累不出活，干得不痛快。”一席话说得大家哈哈大笑起来。

“要想痛快怎么办呢？”孙书记有意启发说：“外国有外国的道，中国有中国的道。新路是靠群众在实践中闯出来的，绝不是靠哪个人先知先觉，凭空想出来的。我们要敢于革旧框框的命，闯出一条‘虎口拔牙’的新路子。”孙书记的话，说到于江的心坎里去了，他兴奋地站起来：

“世界上的万物，是千差万别的，可是隔行不隔理。你们看——”他指脚下那块冒泡的电石残渣说：“咱来个卤水点豆腐，一物降一物。矸铁渣子是热的，咱趁热浇凉水，来个突然袭击，非炸开裂口不可。然后顺缝插钎子，连打带别……”他讲得手舞足蹈，有声有色。

具有多年电石生产经验的福民师傅，听得连连点头：“有门道，我看能行。”小伙子听了也乐得直蹦。孙书记也很支持，亲自动手，参加试验。这个方法可真灵，虽然没彻底放下铁锤、钢钎，可比硬打硬拚的做法强多了。不久，于江入伍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。

一晃三年过去了，今天他又重返生产岗位，老战友重逢，想起那共同战斗的往事，怎能不令人豪情满怀！

“电石快出炉了吧，走，咱们看看去。”于江猛劲拉我一把，打断了我的回忆。我们一起朝电石炉走去。

这时，刚入厂不久的见习技术员小王，抖动着丈二钢钎，学着师傅的架式，捅向炉口。由于初次上阵，一下子捅偏了，烤的满脸火红。于江看到这里，顺手夺过钢钎，象在部队端起刺刀，冲锋陷阵那样，捅向炉口。劲头太猛了，双手接近了隔热板，火舌顺着钢钎舔过来，火辣辣地烤得睁不开眼。我忙喊道：“快松手，往后退！”

于江根本没有理会，还是使劲地来回捅着。福民师傅见此情景，刚想上去换他，只见于江把钢钎朝前一挥，再猛劲朝后一拨，“哗”地一声，一炉电石，象红色的瀑布，溅着美丽多彩的火花，缓缓地从出口流下来……。

于江的一举一动，喜得年过花甲的福民师傅，两道浓眉

直抖。他含着喜悦的泪花，紧握着他的双手说：“经过解放军大熔炉的锻炼，更是块好钢了！”

于江摇摇头：“差远了，以后希望福民师傅多帮助。”

福民师傅喜孜孜地说：“好钢要使在刀刃上。眼下炉子就要停炉检修，正是要真章的时候。”说着把无限期望的目光，落在于江的身上。

于江象一个就要冲锋的战士，挺胸昂首，直视前方，眉宇间集结着无穷智慧和力量。

下

于江回到生产岗位，把满腔心血都倾注在电石炉里。挎包里，总是装的鼓鼓的：毛主席著作，还有《电石工艺学》、《电炉维修》等技术图书和一些外国的技术资料。他总是利用各种时间，看书学习，结合实际，用心钻研。

福民师傅很喜欢于江那股闯劲，也满意他的钻研劲，恨不得把几十年积累的经验，一古脑儿倒出来教给他。在见习技术员小王的配合下，他们三个人拧成一股劲，下决心闯出个“虎口拔牙”的清炉新方法。

在一次清炉讨论会上，我正为清炉的事焦急，忽听门“砰”地一声开了，于江从实验场赶了回来。我急切地冲他说：“时间不等人，快说说你的想法吧！”

于江抖了抖身上的灰尘，笑了笑，把一份方案送到党支部孙书记跟前道：“我们三结合小组的一致意见，是爆破清炉。”

尚工程师听到爆破清炉几个字，猛地一怔，他怀疑自己没听清楚，赶紧欠起身子问：“是怎么清炉？”

“爆破清炉。”于江又重复一遍。

尚工程师禁不住倒抽一口冷气，沉思一下，摇头说：“电石炉里搞爆破，别说干，连听都没听说过。炸药横冲直撞，乙炔气沾火就着，弄不好连人带炉子一齐都报销了。”

于江走过来解释道：“尚工程师，我们不能叫旧框框绊住手脚，要敢于闯出一条自己的路。”

“不管怎么说，过去没有先例，我要为技术负责，不可轻举妄动。”尚工程师反驳着。

孙书记对这个方案很感兴趣，他翻阅一下，对于江说：“给大家念一念，把意见摆透，再讨论。”

于江把这个方案详细地介绍一遍。立刻把到会的人都吸引住了。

尚工程师也有点坐不住了。他开始对这个清炉方案没抱任何希望。半合着眼睛，无精打采地坐在那儿。后来越听越新鲜，自己不敢想的事，于江想了，自己不敢做的实验，于江做了。而且讲的有理论，有实践，有自己的特点，也吸取了国外技术文献中有益的经验，实在令人赞叹！他把眼睛睁开了，瞪圆了。他站起来，想说什么，好象背后又伸来一双手无形的手拉他坐下。他那多虑的眼神似乎在说：“不行啊，这炉膛放炮，万一出了事故，我要负责的，不能轻易表态，要慎重。”

孙书记一面同大家研究，一面用敏锐的目光，仔细观察着尚工程师。在他看来，要想在这样一项重大技术革新面前

取得一致意见，必须坚持执行正确的路线，首先明确依靠谁，走什么路的问题。于是胸有成竹地说：“走，百闻不如一见，咱们到实验场地去看看。”

在孙书记的带领下，我们直奔实验场地。远远望去，在一个偏僻角落里，立着几根破水泥柱子组成的房框子，周围长满杂草，在整个厂区的建筑群旁边，显得很不协调。

孙书记和尚工程师肩并肩地走着，边走边唠。孙书记说：“尚工程师，在你看来，什么样的创举才算成功？”

尚工程师想了一下回答道：“我认为成功的创举必定是科学的结晶。”

“科学的结晶，这个说法是对的，不过这是个大概念，能不能具体点。”孙书记顺手指着房框子说：“你还记得它的来历吗？”

“记得，记得，那是刚建厂不久，照外国资料生搬硬套设计的一个车间，结果不适用，报废了。”显然，尚工程师有点沉痛的心情。

“如果离开生产的实际需要，把外国的东西拿来生搬硬套，本来科学的东西，结果也会变成不科学。”孙书记接着说。

“那你说关键在哪儿呢？”

“关键在路线，路线决定一切。历史的教训，应该成为今后正确的先导。眼下清炉爆破方案，也不单是技术之争，这里同样有依靠谁，走什么路的问题啊！”

两个人边走边唠，快到实验场时，尚工程师感慨地对孙书记说：“看来，离开正确路线，离开工人群众，一事无成啊！”

孙书记会意地微笑着说：“对，只有坚决执行毛主席革命

路线，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，才能走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呀！”

我听着他们的谈话，心里热乎乎的。同他们一块儿，来到破房框子跟前，实验场就在里边。外边挂着“实验重地”的牌子。不一会儿，于江从里边出来，说：“准备好了。”接着“轰！轰！轰！”三声巨响，烟雾弥漫，气浪冲天。没等云消雾散，我们就冲到跟前。谁不想尽快看个究竟！

地上放着个大铁筒，里面充满矽铁砣和电石残渣。你说怪不怪，通过科学处理，炸药被管得服服贴贴。三声爆炸，残片横飞，铁筒完好无损，真是妙极了。

尚工程师急于要看看效果，差点一头撞在管头上，被于江一把拉过来。尚工程师指着管头迷惑不解地问：“弄这干啥？”

“这好比电石炉上的母线、水管。”于江回答。

“嗨！我明白了，你们一切从实际出发，想得可真周到哇！”尚工程师笑着说。

这时，福民师傅轻轻解开缠在管道外面的草袋子，尚工程师上前用手一摸，溜光锃亮，眼里露出兴奋的目光。

孙书记经常到这里来，对爆炸效果，并不感到惊奇。他从见习技术员小王手里，接过实验记录，一次又一次的对比，看个仔细，最后满意地点点头：“我看可以，不过从实际情况出发，还要考虑的更全面，要估计到可能出现的各种复杂情况。例如，炉温和雷管的起爆点很接近，你们怎样做到确保安全？”

“给它穿上石棉衣！”于江对答如流。

孙书记把记录交给了尚工程师：“你看呢！”

尚工程师接过记录本，看了看，激动地说：“这种清炉方法，确实是一个创举，我表示完全赞同。可是，为了慎重起见，加药量和冲击波的影响范围，应该有一个精确的计算。”

于江挠了挠后脑勺：“这个我们想过，可是没有找到可靠的数据。”

尚工程师思索一下，从内衣口袋里掏出个小红本，用手掂了掂，放在于江手里，十分激动地说：“这是我二十年来，到各地考察，积累的经验、数据，从前我一直把它当成个人的资本，走了三脱离的路，结果一事无成。这回我明白了，只有同工人群众相结合，才是唯一正确的方向，让它发挥应有的作用吧！”

于江接过这红本，仿佛触到了尚工程师那颗决心走三结合道路的滚烫的心。整个实验场沉浸在团结、胜利的热烈气氛中。

次日清晨，爆破清炉检修大会战，在电石车间打响了。检修现场上，热浪滚滚，高音喇叭里传出雄壮的歌声：

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，
是我们劳动群众。……

第一个炮眼已经打好，一切防护设施安装完毕，人们争抢着要放第一炮。于江怎肯把这样十分危险的实验让给别人！他首当其冲地举着炸药，肩负着党的信任、战友们的重托，挺起高高的胸脯，坦然、坚定地向电石炉里走去。……

第一炮就要在一级防爆的“老虎口”里爆炸了！这是多么振奋人心的一炮，又是多么令人担心的一炮啊。

孙书记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手表秒针的跳动。福民师傅和尚工程师站在通风口，随时准备往里冲……

人们在等候炉里的消息，空气就象凝结了一样。

此时此刻，我从人孔里注视着于江，他的动作是那样坚定有力，他的神态是那样从容，从那一举一动中，我仿佛触到了他那颗火热的心的跳动。这不是一响普通的爆破，这是打破旧框框，走自己工业发展道路的一响礼炮，是射向刘少奇一类骗子鼓吹的“爬行主义”、“洋奴哲学”的一响重炮，这一炮炸在了“虎牙”的老根上。

“轰！轰！轰！”

烈性炸药在一级防爆的电石炉里爆炸了，矽铁砢子粉身碎骨，各种设备完好无损。火光闪闪，宣告了束缚生产的旧框框的破产；炮声隆隆，祝贺“虎口拔牙”的胜利成功。

“成功了！成功了！”人们欢呼着，蜂拥而上，尚工程师喜泪盈眶，大伙几乎要把于江抬起来。

关键问题

机械厂 华 文

雪后初晴，夕阳傍着远山，一抹彩霞漫天飞洒开来，给化工厂的塔尖、罐顶、红墙、高楼，深深地镀上了一层桔红色的金光。

机修车间里，“三结合”技术攻关小组刚刚开完班后会，人们紧紧围着组长林师傅坐了一大圈。车间机械师有板有眼地念着“请战书”稿子，报道员张小明悬着手腕，在一张大红纸上挥笔疾书。大伙七嘴八舌地议论着，瞧那热火劲，就象在办喜事儿。

林师傅叫林志海，有着一副魁梧的身材。浓重的眉毛下，闪动着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。那乐呵呵的神态，总给人一种庄重、无畏、办事干脆的印象。

前些日子，他和攻关小组的同志一起，自力更生地造出了染料生产上的关键部件——喷洒盘。这件事，象一阵风，传遍了整个化工区。过去，这种喷洒盘要靠国外进口；这回，咱们自己能造了，长志气啊！

同志们高兴，林师傅自然也不例外。但是，他那长于思索的眉头并没有舒展开，他又在考虑另一个问题。现在的喷

洒盘，严格说还是个半成品，因为它是一种高精度的部件，必须经过一种叫动平衡的机器来检验、校正，才能正式使用，好比瓦工砌墙，非得用铅锤吊吊线不可。这样，动平衡机就成了制造喷洒盘的关键问题。

林师傅看着人们热火朝天的劲头，听着大家的议论，心里热乎乎的。他一边和同志们笑着、谈着，一边考虑下一步的事情。只要这张大红纸一贴出去，攻关小组就要真刀真枪地，跟动平衡这个关键问题较量上了，该有多少工作要做啊。

正在这时，“砰”地一下，门开了。负责全厂机械设备的金德龙工程师喘吁吁地走进来：“林师傅，报告一个好消息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动平衡机有门了。”

这突如其来的消息使大家都很高兴，连张小明也停住笔站起来，人们紧紧把金工程师围上。

林师傅也很高兴，明亮的眼睛直盯着金工程师：“快说说，是怎么回事？”

刹那间，屋子里静了下来，似乎连心跳声都能听得见。金工程师迟疑一下，说：“今天，我在公司开设备工作会议，正巧，部里来电话询问设备情况。我顺便提了个意见：如果能进口动平衡机，希望领导照顾一下，先给我们调拨一台……”他越说声音越低，人们听着听着，禁不住笑了起来。

林师傅忍住笑，问道：“到国外订货，啥时候能到呢？”

“我想有一年……最多一年半吧。”

“早先，咱们订购喷洒盘都那么费劲，现在，有把握吗？再说，生产任务这么紧，不要说一年，就是半年我们也等不